



哈谢克小说小品选

哈谢克小说小品选

水宁尼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哈谢克小说小品选

Haxieke Xiaoshuo Xiaopin 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0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3}{4}$ 插页3

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6,600

书号 10208·180

定价 1.00 元



作者像

目 次

巴拉顿湖畔	1
女仆安娜的纪念日	7
玉米地里的轶事	12
猪崽克萨威尔外传	16
善人篇	22
选灾	26
青年捷克工人党代表大会	32
得救	39
上财政部长大人，维也纳英雄比林斯基书	44
穷儿汤	47
经济危机	52
圣徒马丁·伊里德封斯基的耳朵	56
国家大事	71
奥舰兵变	77
黑信	83
卡冈-库伦奇谈	86
德国天文学家	92
上议院会议	97

奥国海关.....	102
社会救济会.....	106
醉乡吟.....	108
阿姆斯特丹的人肉贩子.....	112
夏弗兰尼克的遗产.....	117
小米拉和我的一场谈话.....	122
男爵和他的狗.....	128
神学课.....	133
死选民传奇.....	138
贩狗记.....	144
皇上弗兰西斯·约瑟夫肖像的故事.....	158
秘密警察学校.....	165
乌法市某资本家日记一束.....	173
乌法强盗布拉库林老板的故事.....	177
耶稣基督团马留泰神甫的日记.....	181
处世之道.....	185
假如我当了官方报纸的编辑, 我将写些什么	
社论.....	193
立此存照.....	206
假如我当了官方报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	
总编辑, 我将对共产党人进行些什么劝告.....	215
我的忏悔.....	222
答问篇.....	227
裁军大会.....	236

父母子女之间	242
煮蛋记	250
论替动物恢复名誉	254
被告席上的皇家司法部	257
布拉格桥上收税人斯捷潘·勃雷赫鞠躬尽瘁 事略	262
警察局长先生的妙计	267
生活典范	272
贫苦文人补助金	277
戈尔日茨市市长一席谈	284
缉凶记	289
特命全权大使逸闻	294
上帝颂	302
肝胆之交	306
神甫和阿訇	311
生活经历	316
生命之石	324
男爵克连干卜尔的家务改革	329
一部犯罪小说的梗概	333
译后记	337

巴拉顿湖畔

这天中午，波尔·扬诺士正坐在自家屋前的游廊上。那游廊是按照当地风俗修建的，状如柱廊，与正屋紧紧相贴，形成了一个避日纳凉的处所。

周围的风景非常优美。满布着葡萄园的山坡一色翠绿。在这一大片广无边际、一直斜伸下山谷的万绿丛中，杂缀着三三两两淡碧色的斑点：那是一些喷洒过升汞稀液，以防虫害的葡萄园。

美妙的景色真是尽收眼底。一座座葡萄园，稍微往下一点是几幢看守人的小茅屋和一块块玉米地，再过去便是草原了。从草原那边传来了阵阵轻微的铃铛声，牛群的哞叫也隐约可闻。

草原背后，展卧着平镜也似的巴拉顿湖，或者正如当地居民所骄傲地称呼的“匈牙利海”。这“海”有着碧绿如玉、起伏成波的湖水，淼淼茫茫，远连天际。在那蔚蓝色的天际不时冒起朵朵轻烟，表示有轮船正从离这儿一百二十公里的维斯普宁曳浪而过。啊，这儿正是“匈牙利海”之滨，正是拥有它那美酒、风暴、以及关于溺水女妖^①的奇异传说和关于

^① 斯拉夫的古代传说中有长发、鱼尾、裸体的溺水女妖。

河中女鬼的古老故事的海滨。相传那些溺水女妖一到晚上就将渔夫们诱往湖心深处；而那些河中女鬼则在夜间将小孩们抓去杀死，然后将尸体扔还在各家门槛上。

这便是那个每当夜深人静之际，都听得见水妖们孩子的闹声、叫声和啼哭声的巴拉顿湖。这群住在深水里的水妖无疑是多得数不清的，因为在波达、梅捷斯、奥尔瓦什、奥尔莫和散布在湖岸上的许多其它村落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银须冉冉、白发苍苍的龙钟老者。他们大概全有好几百岁了，因为现今居民的祖祖辈辈都提到过他们呢。

然而波尔·扬诺士却毫无观赏美景的闲情逸致。他坐在椅子上，尽管天气十分炎热，身上却还用一件短皮袄裹着。在他面前的一张小桌上摆着时钟。他的气色很坏。

“这鬼病怎么半天还不发作呢，”他盯视着时钟的指针，喃喃抱怨，“平常一到五点就发疟疾，今天这个鬼病却迟迟不来。六点钟区法官便要驾到，到那时我才真会抖上加抖哩。”

忽然波尔·扬诺士的牙齿捉对儿厮打起来，响如炒豆。一个长工闻声跑至，问主人有何吩咐。

“你这个笨蛋，”波尔有气无力地骂道，“快去拿个枕头来，再把腿给我包一包。”

波尔的两腿给包好了。仍然发着疟疾的他便仔细眺望起四周来。

他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直响，浑身奇冷，周围所有的景物：葡萄园、玉米地、看守人的小茅屋、草原、湖水、天际……

都蒙上了一层黄恹恹的色彩。看来病势正凶呢。

他正想告诉长工他病得真厉害，谁知却吐不出半个字来。然而转眼之间，黄恹恹的色彩竟逐渐褪去，一切景物都变成了青莲色。

这时波尔已经能够震颤着牙齿吐出“活见鬼！”三字了。

当他说出“谢天谢地，看样子就快好啦”的时候，一切景物又都在他眼前恢复了原有色彩，仍然是蔚蓝色的天穹、深绿淡碧的葡萄园、微微发黄的草原和绿玉般的湖水。

而当他吩咐长工“给我把枕头拿掉，把皮袄脱下，再把烟斗拿来”时，便感到日光有点热辣辣、额上有点汗涔涔了。病的发作已经过去。

“现在该轮到另一种‘疟疾’了，”他点燃了黑色的烟斗，突然说道，“区法官马上就要到啦。”

从下边蜿蜒在葡萄园间的道路上鳞鳞地驶来了一辆轻便马车，同时响起了法官的怒骂声。

“我的赶车大爷！等我一下车再灌你五杯黄汤！我几时教过你喝得这样烂醉的？”

“糟糕，他正在火头上呢，”波尔·扬诺士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一定要严厉审问我啦。”

这时马车已在屋前停下，从车内慢条斯理地爬出了腋下夹着一束公文的区法官。他往游廊走了过来。波尔衔着烟斗走上前去迎接。

寒暄既毕，区法官便自我介绍了：

“鄙人是奥麦希·贝拉，来调查一件案子。”

他将公文放在桌上，坐下身来，两腿一跷，用指头敲了敲桌子，说道：

“您的案子相当麻烦哩，老兄。”

波尔·扬诺士也坐了下来，耸了耸肩膀。

“噶，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区法官继续说道。“老兄，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枪杀了这个吉卜赛人布尔加的呢？”

“今天刚好满一星期，”波尔答道。“事情发生在那天下午五点钟。您来根雪茄烟好吗？”他问道，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雪茄烟盒来。“这烟很好，是班纳特^①出产的烟叶。”

区法官挑了一支，将烟尾的四周压了压紧，漫不经心地问：

“那您是说这事发生在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钟，对吗？”

“不错，”园主答道，“正是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钟。到二十三日他已经埋了。请允许我替您把烟点燃好吗？”于是他便和区法官对了个火。

“谢谢，”奥麦希·贝拉道。“验尸时发现布尔加系背部中枪而死，对吗？”

“对，”波尔确认不讳道，“我用的是一枝兰加斯德式十一号枪。”

“这一切真是非常不幸。请问这烟叶是哪儿产的？”

“班纳特。请允许我叫下人拿点酒来好吗？”

① 东南欧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地区。

“好，”区法官满口应允。“咱们先稍微来几盅，然后再办案子。”

不多一会，桌上便摆出了好几大瓶酒。园主斟满了两只高脚玻璃酒杯。

“祝您健康！”

“谢谢……唉，这鬼差事！”

区法官举起杯来，很内行地将酒映着太阳仔细观看。

日光在玻璃杯中幻成了五颜六色。红而透明的酒将区法官的脸映得血红。开初他只是小口小口地呷，随后便索性一饮而尽，还不住地舔嘴咂唇。

“好酒！”他称赞道，满脸都是笑纹。“您怎么会想起打死这个吉卜赛人的呢？”

波尔·扬诺士面不改色地吸了口烟。

“这是我西边坡上那片葡萄园产的，存了两年的酒，”他解说道。

他俩又干了一杯。

“我还有更好的，产在另外一片山坡上葡萄园里的，存了三年的酒呢。”

于是他又拿起一只大瓶，敲掉瓶颈，斟出酒来。

“这酒真香！”区法官赞不绝口。“您老兄也真行！”

“疟疾这个鬼病，”波尔抱怨道，“已经折磨了我四天啦，折磨得个没休没完。您爱喝这酒吗？”

“爱喝，爱喝！太爱喝啦！”区法官连声赞美。

“瞧，我还有更好的！”主人答道，一面从提篮里取出一

大瓶酒来。“这是五年的陈酒。”

“您这人太好啦!”奥麦希·贝拉在喝下了第一杯五年陈酒之后说道。“我还从来没有喝过这样带劲的酒呢。真不愧是色香味俱全!”

“我还有更好的酒哩!”当五年陈酒被喝得涓滴不剩后,波尔·扬诺士又抛出来一句话。“这酒您才真没有喝过呢……您瞧,”说时他便从一个窄口瓶里斟出酒来,“这是二十年的陈酒。”

区法官欢喜若狂。

“这酒准能赶上托卡伊^①葡萄酒,准比托卡伊葡萄酒还高出一头!”他高声赞叹不已,一杯接一杯地猛喝。“您老兄真是妙不可言,使鄙人非常敬佩;但还得请问一声,您为什么要打死这个吉卜赛人呢?”

“因为这个坏蛋从我酒窖里偷走了二十瓶这样的酒。”波尔·扬诺士义正辞严地答道。

“要是我处在您的地位,”区法官兀自咂着嘴唇说道。“倒未必会采用这种手段……因为这酒……唉,咱们就这样往公文上写吧:‘吉卜赛人布尔加因枪误击身死’。再给我来一盅呀,老兄……”

于是他俩便举杯痛饮起巴拉顿湖畔山坡上所产的红葡萄酒来,酒色之红,正象吉卜赛人布尔加那个毛贼的鲜血一样……

① 匈牙利的一个城市,位于托卡伊山麓,以盛产葡萄酒闻名欧洲。

女仆安娜的纪念日

佣人劳保协会主席，参赞夫人克拉乌索娃正在为明天的纪念会准备一篇祝词。

女仆安娜在协会书记、参赞夫人齐荷娃的家里已经工作了五十年，整整侍候了两代主人。明天就是她忠心服务五十周年纪念日，将要庆祝一番。安娜已经七十五岁了。她深深知道自己身分的卑微，素来循规蹈矩。

明天佣人劳保协会将要奖给她一个小小的金十字架、一枚十克朗的金币、一盅巧克力糖和两块甜酥点心。然而还不止这些哩。她还要恭听协会主席克拉乌索娃的祝词，还能得到主人齐荷娃赏赐的礼品：一本崭新的祈祷书。

现在参赞夫人懊丧得要命，深悔不该自讨麻烦，为一个小小的佣人来大伤自己的尊脑！已经涂坏了好大一摞纸啦，但祝词还是没有影儿。

她在屋里一面乱走，一面琢磨，究竟应当讲些什么才好呢？难道要她去讲，如今所有女仆都已立足于社会，并已争取到了假日和晚上可以稍稍休息一下的权利不成？哼，真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你简直能够被这些女仆气死！早先是谁都可以随便打女仆两个嘴巴子，把她们撵出去的，如今

恐怕她们却要为此事扭你去打官司了。一想到这里，参赞夫人便在写字台前坐下，用一支铅笔往鬓角直顶，使胀疼的脑袋稍微好受点。

就说她自己的女仆吧。这个蠢货居然也有一个送书给她看的情人。不知羞耻的东西，她竟敢自学起来了！

这些事情使参赞夫人越想越气，只得又向那支能治头疼的铅笔求救。她已经没有心思去琢磨她的祝词了，光是在干着急。唉，她已经在佣人劳保协会里演说过多少次了啊！……这回她本想破格奋发，翻些新花样来讲，不过看样子势必还得从上帝讲起。上帝，正是女仆们所最需要的。

祷告吧！劳动吧！嘿，要是她能用拉丁语把这两句话讲出来，那该有多棒！等会儿丈夫一回来就去请教他……当然，她的祝词要这样开始：“祷告吧！劳动吧！”

于是文思泉涌的克拉乌索娃夫人又坐到写字台前。登时她的笔尖便在纸上飞跑起来。

祷告吧！劳动吧！这真是金玉良言！谁若不愿祷告，谁的工作就不会顺当，心地也决不会纯善。看吧，大家给她举行纪念日的这个女仆正是这项真理的化身。她五十年如一日，热诚地劳动着、祷告着，终于感动了上苍，使她度过了重重魔障，走向至善之境。因此至今才有她的五十周年纪念日——纪念一种乐此不疲的劳动。天上地下都有奖品（天上有天堂一座，地下有小小的金十字架一个、十克朗的金币一枚、巧克力糖一盅和甜酥点心两块）在等着她哩！

祷告吧！劳动吧！

这个纪念日的主人公女仆安娜干了五十年的活，如今终于得到勤劳的报酬（一枚十克朗的金币合五百克列茨尔，因此每年忘我的劳动计得十克列茨尔）。

五十年来，她热诚地祷告上苍，她从不跳舞，从不看戏，从不读一本邪书。她只读她的祈祷书。祈祷书教导她尊敬、爱戴自己的主人，逆来顺受地听话。总之，那本祈祷书成了她整整五十年来处世金箴。

祷告吧！劳动吧！安娜替主人省下了每个铜子儿。她从不把半匙汤脚倒进厕所，从不作任何非分之想。她从不和旁的女仆厮混，不说半句不合分寸的话，更不在主人背后说长道短，而祷告又使她屏绝了偷嘴的念头。

善心的太太小姐们哪，请你们瞅一瞅这位老大娘吧！她对听主人话的好处深信不疑，她抑制着诸般邪念，真是一个又虔诚、又文静、又温驯的人啊。想必她还随时扪心自问，看自己还有哪些缺点，一有空闲就想到归天、想到天国的审判和来世的报应。睡前她总要诚心祷告，求上帝指引她皈依正途。

她在商务参赞齐荷夫的显赫的家中足足侍候了两代主人，一向温和恭顺。心地纯洁的她，对每一块从善心的主人手里得来的面包都感激涕零。她每次都要敬吻一下老爷或者太太那只恩惠的手，以表达她深深的感谢。整整五十年来她一直都是这样。她一辈子也不曾偷过一星半点，对交给她保管的东西总是严加爱惜。

她就是这样地干着活，月薪五枚金币。她还戒掉了晚

饭，好省下一笔钱去朝拜圣山^①。每年她都能得到主人的恩准，到那边去一趟；并且还能给她的主人捎几件礼物回来，很有一点义气。

她还亲口说过，只要她能够永远诵祷我们在天上的父，哪怕不吃不喝也是幸福的！

参赞夫人停下笔来，逐渐想入非非。明天这篇祝词将会何等地一鸣惊人呀！毫无疑问，那家天主教报纸一定会对她的发言有所颂扬。日后她还可以把这篇祝词印成专册，名字就叫《告女仆书》。

也许从此以后，她的女仆便再也不会把汤脚顺手往厕所一倒了吧，——只要叫她学学安娜的好品行就得了。

她还没有完全想停当，就见她的女仆走了进来。

“参赞夫人齐荷娃来啦，”她禀报道。“要不要接见？”

说时迟，那时快，女仆还来不及听到吩咐，粉香扑鼻的参赞夫人齐荷娃便已经闯进室内，眼泪汪汪地扑进佣人劳保协会主席的怀里。

“你瞧有多丧气，”齐荷娃呜咽着说。“纪念日的女主人公刚才竟一命呜呼了。”

接着她略微定了定神，抹干眼泪，愤形于色地继续说道：

“昨天晚上，我叫她到地下室去取煤。想必您也清楚，七十五岁的老婆子是不好撵出去的。不过她既然吃我的

① 位于中波希米亚的普尔日勃朗城附近，山上有座教堂，为教徒们的朝拜圣地。